永远干不了的乡愁泪

——杨建英散文集《那当儿》拾贝

◎万传斌

翻着翻着，便情不自禁地想起
十八岁时，我背着一书包的
离愁别绪，远赴东北当兵
一如你那当儿，背着一书包的流年碎影
远赴新疆，这是我们青涩的胎记
走遍天涯海角，永不褪色
读着读着，便在你家的土炕边
嗅到岳父大人熬棒糁粥的香味儿
以及婆好的柿子，嘎嘣脆的柔软时光
那当儿，你在大马村水渠里的所见
应是我在洪湖的浪涛里所见
清澈的水波中，鱼翔浅底
聊着聊着，你突然悄悄耳语
那当儿，曾从我媳妇枕边，偷走小人书
其实我早就听大舅哥说过
你二哥他俩，一同盗花生、偷白薯

微小说（二题）

◎杨建英

崇明谷传奇

小村名叫崇明村，村后一座大山叫崇明山，山中一条峡谷叫崇明谷。

问老人："崇明，是否为古名，可与反清复明有关？"

老人说："不是，此名原为'虫鸣'，因山谷中的一种小虫而得名。那奇怪小虫，灰翅长嘴不咬人，每到夏季，繁衍极多，于是，山、谷、小村因此得名。直到解放后，政府将其改为'崇明'。"

"够恶心的，还是改了好！"我说。

"不是那一说！"老人一口旱烟之后继续讲述。那年，一队八路军伤员夜宿小村。叛徒告密，鬼子从村后来袭。傍晚时分到达山口，深夜行至谷底，预想夜深人静偷袭，将村子"一锅端"。不想，鬼子小队长烟瘾发作。打火点烟之际，如发暗令，虫有趋光性，骤然而起。一时间，山谷翻江倒海、乌云盖顶，虫尿倾盆、声震冲天，鬼子们不得已鸣枪驱虫。村民察觉，连夜撤离。

天光放明，小虫偃旗息鼓一哄而散，鬼子们陷入噩梦，呆滞不前！

解放后，专家调查此虫，得出惊人结论——此虫祖籍居然在东瀛，乃，当年被抓劳工从日本逃难时携带而回。真是，自作恶、不可活！后来，山谷生态得到治理，小虫杳然！

人无义、虫有情，自然无罪！政府欲将此山打造成旅游景区，向村民征求意见。

村人只提一条——将此山恢复名曰：虫鸣山！

我问："意见表在哪儿？算我一个。"

聪耳之憾

吃过晚饭，与邻居老龙聊天。

老龙已退休，喜欢一点文学。他说："你发的东西我都看了，《原乡》《在场》……最喜欢写虫子的那一篇。通过一只小虫子，写出了民族气节和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可惜，没获奖！"

我说："那是瞎编的。"

"我看，其他人也都是编的。因为就没人懂虫子，真正懂的人，是我！"他又说。

我给他敬了根烟，他看着一脸疑惑的我幽幽地说："我老家就是蒲松龄《促织》里写的华阴县，祖上就抓蛐蛐，到我这一辈，抓蛐蛐、逮蝈蝈、掏鸟、网鱼、捉蛤蟆……抓蛐蛐是'耳朵活'——听力得好！夜深人静时，我能听出半里地的蛐蛐叫。之后，准确定位，乱坟、枯庙、荒野、杂院，循声索虫，一抓一个准。"

"您耳朵真好！"那是！不信，你问问老滑——就是我们现在集团的滑董事长。他是我徒弟，当年，我在厂里被称作"神耳朵"。那年，厂里一台进口机器出了故障，上海专家来了也没查出原因。我当时在外地学习，回来后，站在机器旁听了一分钟，便说："打开吧，里边一颗小螺丝掉了！"

就凭这一手，我的人气迅速飙升。老厂长有意提拔让当副厂长，我还请他在家里吃过两次饭。那时，还不兴下馆子，很单纯的。后来，不知从哪里传出，说我请厂长在家吃饭并过夜……再后来，老滑当了副厂长，我大病一场，直到现在都没听出——这话究竟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天蓝花艳

刘妍作品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阿勒泰阿拉哈克盐湖东戈壁，与戈壁滩上放牧的牧民别克聊天。他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从事纺织业的老板，对服装原材料特别执著。他了解到世界上有三种天然纤维最珍贵，分别是巴巴多斯海岛棉、秘鲁羊驼绒（骆马）和中国罗布麻。罗布麻因罗布泊而命名，于是寻着线索来到占全国六分之一国土面积的新疆。走出了罗布泊的白麻越发精神，穿上了艳丽花衣裳，白麻变身红麻——阿勒泰真是一块风水宝地，植物能迅速、敏锐地捕捉到，心情大悦，穿上花衣裳显示着内心的喜悦。天还是那片天，朴素的白麻已变身红麻。天更蓝、花更艳，安逸巴适得很，形容其为人间的一块乐土，恰如其分！

地面是推土机压出来的盐壳路，天上不见飞鸟的踪迹。偶有几朵薄云飘过蓝蓝的天空，似乎有些无奈。寸草不生、鸟不拉屎，这并非空口白牙！

这里的中心是北纬40.5°、东经90.3°，在外太空上俯瞰，中心及外部的形状像大耳朵。于是，科学家称其为"地球之耳"，耳朵的中心就是罗布泊镇——一个神奇而神秘的地方。

提及其神奇，或是罗布泊地底下有丰富的资源。又说其神秘，是因为熟悉了解去过的人不多。人了解知道得越少，越传越邪乎，越描越红，红透之时有点黑。没有人能说明白，实现正本清源，或成为传说，又或成为道听途说。知行合一就无法落到"根"处。虚无与缥缈、真实与谎言，飘呀飘，飘到空气中就是一阵又一阵的风。

我虽不是哪吒转世，却自诩有哪吒精神——不服输的精神。彭加木是广州番禺人，我大抵继承和延续了这位乡贤的精神精髓。二十世纪80年代，彭加木殒命在罗布泊。一个身患癌症之躯的人，三番五次主动请缨，要为祖国现代化事业找自然资源，解决卡脖子的关键性问题。去年，我在友人的协助下，于彭加木纪念日当天中午12时，有幸站在了罗布泊彭加木纪念碑前。一篮蝴蝶兰、一杯薄酒、三鞠躬，以最朴素、简单的方式祭奠了乡贤，完成了深藏在心里二十多年的美好愿望！

执著，甚至有些执拗的想法和做法，源于一个朴素的念头。乡贤或泉下有知、或在天有灵。我抵达罗布泊管委会驻地时，已是凌晨5点45分，和衣躺下养神，竟昏死着睡了过去。一位热心的小姑娘，光是敲门就敲了将近十分钟。前一秒还"瘫"在床上，后一秒一个鲤鱼打挺，我在行李箱上铺开信纸，三言两语，给乡贤彭加木写了一封信。

人与人的缘分是十分奇妙的——我与彭加木素未谋面，我出生时，他已经为科学考察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然而，罗布泊管委会的巴郎子告诉我，前一天下午超高温，温度计爆表，超过四十摄氏度，地表温度接近七十摄氏度。"你来之前，突然刮了大风，温度略有下降。"人未到，风神助威，帮忙把六月罗布泊的老大难高温问题提前解决了。如有神助，不过是人类面对大自然的各种安排无法解释，而找了一个托词——说是乡贤被感动，一弱女子孤身闯荡"死亡之地"罗布泊被感动，故而冥冥之中助力，似乎合情，但不合理！

罗布泊镇的早餐，究竟吃了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只记得，前后不过3分钟。早早启程，只为赶在温度最高的14点前离开"大耳朵"中心区域。我们前行30公里，走了将近6小时。老话说，天下本没有路，人走多了就是路。可前方原本就没有路，因为这里是无人区。专门在罗布泊行走的老司机，在30公里这段不长的路，往返走错了几次。罗布泊是没有试错机会的，乡贤彭加木错了一次，就因此丢了性命。

老司机说："你是贵人，大自然因你而降温，无比神奇！"

我听了沉默不语，哪里是贵人，不过是不服输，比别人多了点勇气——早餐就是张嘴直接塞进了喉咙。

当我还在沉思时，老司机叫我们下车5分钟。"白色的罗布麻，野生、珍贵！"听闻珍贵，我从车厢内跳下来。学着他们的样子，摘了几株白麻花揣在口袋里，准备回到乌鲁木齐时，将其送给一位老科学家。年事已高的科学家，有较为严重的"三高"，这算是一点心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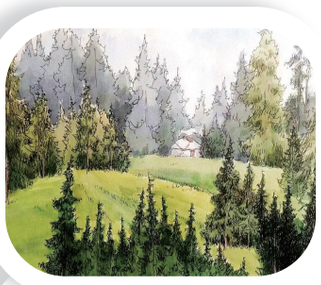
白麻虽然耐干旱、耐高温、耐盐碱，但毕竟是植物，还是需要水的。它的出现令人诧异，似是清晰地告诉我们：地下有水。这里距离彭加木纪念碑仅约三公里。彭加木先生若体力还能继续支撑走一段，又或是没有遭遇流沙，又或是能等到救援来的瞬间，至少还有生还的概率。一切的一切都是假设，所有的所有不过是后人美好、善良的心愿。天空分外蓝，蓝得澄明纯粹，蓝得让人怀疑是否真实存在。白麻在这里就是异数，与沙漠、无人区动植物的缺失形成强烈反差，让人印象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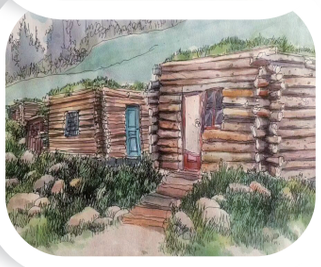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阿勒泰阿拉哈克盐湖东戈壁，与戈壁滩上放牧的牧民别克聊天。他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从事纺织业的老板，对服装原材料特别执著。他了解到世界上有三种天然纤维最珍贵，分别是巴巴多斯海岛棉、秘鲁羊驼绒（骆马）和中国罗布麻。罗布麻因罗布泊而命名，于是寻着线索来到占全国六分之一国土面积的新疆。罗布泊自然生存条件脆弱，即便有大面积的罗布麻，也不适合人类开展生产生活。一年又一年，这位仁兄以科学家锲而不舍的精神，终于在别克放羊的这块区域找到了大片的野生罗布麻种群。撸起袖子加油干，于是，他开启了长期的人工培育系统工程。

别克说，这位仁兄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曾经在南疆的库尔勒尉犁县、沙雅县、巴楚县、精河县艾比湖等地进行过考察和试验，因为这些地方环境、气候等因素并不适合罗布麻的种植，而不得不放弃。然而，走出了罗布泊的白麻越发精神，穿上了艳丽花衣裳，白麻变身红麻——阿勒泰真是一块风水宝地，植物能迅速、敏锐地捕捉到，心情大悦，穿上花衣裳显示着内心的喜悦。脚下的戈壁滩，也能在特定自然条件下"变废为宝"，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免耕法仿生栽培罗布红麻，就赫然立于我的眼前。

天还是那片天，朴素的白麻已变身红麻。天更蓝、花更艳，安逸巴适得很，形容其为人间的一块乐土，恰如其分！





[饶克义油画作品赏析]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持续就是力量。书信很慢、车马很远，一段爱情、一段婚姻，走的是携手与共、过的是白首到老，画中人都想把最好的献给对方，哪怕身处旷野一无所有！

阿尔泰山脉南麓的两河

◎刘湘晨

欧亚草原以她广袤、多样的植被和由其最早产生的游牧方式影响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类，在她的最东端，阿尔泰山以黄金的盛名和作为东西方最早、最重要的通道成为被传说最多的话题之一。世事纷纭，多少影响人类的大事件与其所代表的文明迁转往复，没有改变的依旧是这片世界最大的草原和与她相适应的游牧生产方式延续至今。游牧，无疑是人类最初所选择并一直持续的一幕经典大戏，越过千年万载，让人类尽可以反复阅读，不断给我们以启示，不断与人类的现实处境呼应并成为参照。

阿尔泰山脉大致东西排列，地形地貌的造化，加之地球球面的隆拱正巧在山脉的位置形成整体西倾，决定了阿勒泰水系与中国大陆绝大多数水系完全不同的流经方向。

阿尔泰山脉众山纠葛，以无数山体陈列的广阔场域与来自遥远洋流的潮润湿气生成遍布每一条沟谷的水，起源仅是一个水头，从叠摞的山岩之间涌出，而后汇聚形成水流，最后深切地表，经与重叠山岩的反复纠缠、抵磨汇成大河，如马群奔腾踏过；而后，流向准噶尔盆地北部边缘的广大荒原蜿蜒伸展，形成欧亚草原东端让人能够一览全貌的冠状河流网系。严格地说，阿尔泰山脉的水系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再往东、发源于青河县境内的乌伦古河，流经富蕴县最后汇入福海县境内的乌伦古湖，近于阿勒泰地区的一条"内河"；

一条源出富蕴县境内阿尔泰山西南坡，汇合喀依尔特河和库依尔特河成为额尔齐斯河，自东南向西北出境，收汇喀拉额尔齐斯河、克兰河、布尔津河、哈巴河、别列则克河等北岸支流，后流入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斋桑湖，向北经俄罗斯的鄂毕河最终注入北冰洋。

毕竟处于世界上最为干涸的内陆腹地，阿尔泰山及延伸缀连的绿洲水量充沛，加上堆雪，两大河流由此生成。另一面，跨过丰水带，就是赤地荒原，沿河流繁衍的绿地与无边无际的裸地形成强烈对比。

阿勒泰地区的四季牧场，以冬春、夏秋为两极大致自北向南排列，周而复始。

不过，这种与阿尔泰山脉垂直分布的游牧线路大致与欧亚草原普遍的多种草原形态的接替、交叠相关，也与国家形态确立及地方行政区划相关。在人为边界不甚确定的年代，游牧线路的东西向摆动幅度可能更随意，甚至与两大河脉的流向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但是，大规模、跨区域的流转肯定与重大历史事件和变故相关。一般而言，游牧线路的流向，正是整个欧亚草原从天然形态进入逐渐形制化的历史描述。

实际上，人居疏密的分布也是阿勒泰游牧生活的一种历史记录：从更贴近牲畜的自然状态到逐步更有规划地选择与布局。

我进入田野的时间大致是深秋临冬，羊群、马群散布在乌伦古河两岸，头埋得深，沿岸有高耸的河杨、榆树与没过驼、马半条腿的草。往更远处望去，走出阿尔泰山脉之后可见的农田与牧草地也分布在这一带，远近有疏密不一的居民区。在更久一些的时候，居民区的房屋格局以圆形居多，那是哈萨克人世代延续的毡房。后来更多的是方形房屋，偶见圆形形制零落其间，那是牧民各家堆放杂物或冬储的"托沙勒"。间或会有规模稍大一些的娱乐、餐饮等公共空间，一处或两处墓地距社区会稍远些，完整社会的功能由此发育并不断完善，婚事、葬礼及频繁的交易、交往在此举行或发生。

房屋集中的地方，多为一级行政区划。密集程度与行政区划的级别成正比，如居民点、村或乡镇……今天，更明显的标识是路网和高楼的密集程度，成为牧区、半牧区或城镇的分界与连接方式。

房屋或楼群密集的地方，原有单纯与游牧相关联的功能渐渐退化，甚至完全消失，成为被游牧圈环围的或大或小的城市，其间的交通方式与交流内容虽不一定平衡，发生频率却非常高，意味着一地或一个区域的经济状况与所处的发展水准，以致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是核心带动边缘，实际上，广阔的边缘地带和延续至今的游牧方式，才是阿勒泰每一个核心地带最重要的支撑和本源。

阿勒泰的畜群构成与牲畜对草原的适应性相关，占比最多的是大尾羊，漫长的游牧史，为更好地迎合牲畜的自然节律和游牧迁转，担负繁衍的"骚虎（种羊）"是与母羊分开放养的，结束夏牧秋后才会混入羊群。所以，当牧人最初吆着羊群向南进入准噶尔时，你会看到羊群中不时会蹿起一只羊，几步之间完成与母羊的一次交配。

所有人都会疑惑：阿勒泰的四季游牧，自北向南，长驱数百公里之间，一是草场枯丰与空间的轮转接替，一是草的不同营养的配置，每一季都不可或缺，才会形成阿勒泰大尾羊的独有品质与特性。

秋季自乌伦古河畔而始的转场，一般十天半月就会迁转一次，一次不超过三十公里或更少，视草情而定。大约在12月底，会迁往以绚丽雅丹地貌闻名的五彩湾一带。这里，近于天山与阿尔泰山的等距交接带，处于准噶尔腹地。因海拔降低和距阿尔泰山脉更远、距天山山脉更近而更适合畜群过冬。阿勒泰的四季牧场也由高山草甸、河谷草甸、平原草甸转为寒漠草甸，牧民的居住条件也由夏牧场的毡房、秋牧场的砖砌房转为半掩于地下的"地窝子"，以抵御超过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

新疆地处欧亚腹地，远离海洋。高大山体拦截了海洋环流的水汽形成堆雪，在天山山脉与阿尔泰山脉之间成为高山水汽顾及不到的裸地，近些年，在该下雪时却见不到一点雪，导致游牧线路大为缩减，地窝子和地窝子所在的游牧带被放弃了！

2021年冬，是阿勒泰游牧退出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边缘区的最后一年。这一带的雪薄，往南推进不到百公里的裸地不见雪沫儿。牧民汗德克·赛都一家侥幸没再往前走。否则，畜群无法得到最低限度的水源补充。传说中能埋掉骆驼的雪已多年不见，突然遭遇一场暴风雪，雪尘弥扬，其锋利让所有暴露的肌肤刺疼。实际上没下一点雪，是一场超过十级以上的飓风，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地面被扫过、被掀起，经长距离输送，最后倾泻在与阿尔泰山脉同一方向的卡拉麦里荒原东部，雪量的堆积瞬间没过半腰。羊圈被堆满、围栏被撕烂，汗德克·赛都的儿子哈斯铁尔·汗德克发动他的卡车开到迎风面用钢缆拴紧撑住羊圈的钢角支架，以防羊圈被吹倒，给羊群留下阻挡风吹雪的最后一道围墙。这一晚，一群羊被风裹挟远去了60多公里，直到凌晨才找到。

第二天透晴，孩子们从高坡上往下滑，雪面撑不住崩塌，整个儿被埋掉。雪是牧民冬季的水源，拎着口袋装满雪，再倒在锅里化水，各种难以想象的味道，最重的是汽油和尘屑的味，大致是一场风扫过数百平方公里地面的详尽记录。

四季轮转是游牧的空间转换，草色和草的品类是游牧依托条件的转换，羊羔的出生则是游牧更季迭代的转换。最早的羊羔12月出生，因为雌雄山羊不分群，一般会比直接由人为控制的绵羊群早生。这时，如有绵羊羔子出生，就属于某种"意外"。正是天寒地冻，新生羊羔若在圈里一晚上无人照应，必会冻死。牧民随时查夜，一是防狼，再就是怕羊羔突然降生，因此，争取第一时间拎回毡房放在炉火边烘干、烘透。自此，牧民家的孩子就有了玩伴，每晚的被褥间羊羔子来回蹦跳。

羊羔大密度出生是在3月，多半会在纳吾热孜节之后，畜群逐渐迁转，再次越过乌伦古河，抵达河谷与山脉之间的春牧场。第一件事是将地面沉积的雪垛起来，再敷上毡子、线毯或其他厚实的铺盖遮盖严实以防晒化。春牧场是阿勒泰四季游牧最干涸的时候，垛起来的雪正是这时给牧人和刚出生的羊羔子的预备水源。

一般而言，牧民与羊群的照料，只要目力所及不丢失就可以。接羔季非比寻常，就是睡在梦里，牧人的耳朵也在听着羊群的动静，随时准备拿着手电、披着大衣出门，捡起刚落地的小羊羔设法让它喝到第一口奶，而后用针引上红、绿、黄三色毛线穿透羊羔的耳朵再一系，留下标记。二三十天间，突然多出了一坡"咩咩"的叫声和数百只羊羔。天一亮分群，羊羔留圈里，羊群吆出去荒原吃一天草。等到牧归，拦圈的树干、篷布和石块一搬开，大羊找小羊，小羊急于喝奶，一片骚动犹如春水泄洪，让人兴奋。买来一板一板的鸡蛋，刚生产的母羊或体质弱的羊都会被一一填喂，牧户更多的时候则是奶茶馕充饥，相对简单了些。

接羊羔的春牧场跨过乌伦古河已在三四程转场之后，自此，汗德克·赛都家的羊群由南北方向折转东西方向持续推进近百公里，而后再往北行与阿尔泰山脉保持垂直方向。这个区域大致处于乌伦古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经六七程转场之后，能感到处于山脉高寒压迫之下的气温渐渐转暖，小羊羔长到半大，零碎的山岩之间或几坨干牛粪旁已有最早的蒲公英在一个早晨裂开唇瓣，让人格外怜爱！

（本文转自《华夏地理》2023年第4期，未完待续）

地址:阿勒泰市红墩路296号 编辑部:0906-2315197 邮编:836500 广告经营许可证:10011-03 广告发行部:0906-2315709 印刷:阿勒泰地区泰昇报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厂址:阿勒泰市解放路七区59-1号 全年定价:228元 零售价:1元